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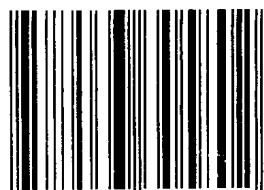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七二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七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7.12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七二冊目次

經部·四書類

三魚堂四書集註大全四十一卷(三)

〔清〕陸隴其輯
山東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嘉會堂刻本

一

續困勉錄六卷

〔清〕陸隴其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八年刻本

三四四

四書述十九卷

〔清〕陳詵撰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信學齋刻本

四八〇

三魚堂四書集註大全四十

一卷(三)

〔清〕陸隴其輯

山東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嘉會堂刻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三魚堂四

書大全四十卷》提要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四 三魚堂讀本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 去實為詳

〔通考〕勿軒熊氏曰首章為國之本不在富強以得民心為本即首篇告齊梁之意二章至篇終皆孟子居

齊之事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天時謂時曰支干孤虛王相

並去聲

之屬也

蔡氏曰時四時也日日辰也史

記註六甲孤虛法甲子旬戌亥為孤辰巳為虛後五甲做此如今人以甲子旬無戌亥為空亡是以空亡為孤也辰

孟子大全卷之四

公孫丑下

二

已與戌亥對辰巳為虛王相如東方木旺相於卯之類○慶源輔氏曰時十二時日十日支十二支干十干地○雙峯饒氏曰此大抵以五行衰旺言之五行有孤虛時有旺相時春屬木甲乙木生丙丁火便是木旺而火相旺字即是王字相王之次也金到這裏衰所以孤孤者無補助之意如今說四廢然水為母木為子實則母虛水到此所以虛或問此說時日或是方所日二者一般一箇是橫一箇是直所以天德月德日亦有天德月德方大意如此其間又自有細密處通考仁山金氏曰此兵家用日時方位法也支即十二枝干即十幹十甲如木之有幹十二辰如木之有枝唐李靖用兵精風角孤空亡也虛空亡對宮歲孤虛太歲後二辰為孤前四辰為虛月孤虛正月以子丑為孤午未為虛旬孤虛如甲子旬則戌亥為孤午未為虛餘做此王相占算家所謂吉凶臧否平王相休囚死又五行十二宮生旺八卦冬至坎王震相立春震王巽相之類皆是總言以之屬二字其用非一兵家八門遁甲逐時分

開休生傷閉景元驚方立太乙局逐日分主客勝負又出
城市陣逐時占斗柄天角所指之方又如六壬遁甲以支
加支義蠡以占歲占兵此皆共屬也○趙氏惠曰孫臏疏
千支所以配時日而用之金王在巳午未申酉木旺在亥
子丑寅卯水王在申酉戌亥子火旺在寅卯辰巳午土王
在申酉戌亥孤虛者其法以一畫為孤無畫為虛二實為
實以六十甲子日定東南西北方向然後占其孤虛實而
向背之即知吉凶如周武王犯歲星以伐商魏太祖以甲
子日被慕容之類是也又曰戰陳之法背孤擊虛則吉史
記律書以十千十二支配五音十二律而序云六律為萬
事根本其於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問聲效勝負
此雖以律言而不外乎十千十二支是皆兵書所尚也集
註謂孤虛王相之屬又當觸類而推之○蒙引支干不出
於時日孤虛王相不出於支干時日有支干而支干有孤
虛王相也兵家蓋只就孤虛王相上論吉凶蔡氏曰時四
時也日辰也輔氏曰時十二時日十二時二說不同○時

孟子大全卷之四

公孫丑下

三

日者時謂四時主蔡氏說該十二日在其中日則該十二
時此猶年有四時而錯舉春秋二字以該之也皆以五行生
剋論如十干則東方甲乙木南方丙丁火中央戊己土西
方庚辛金北方壬癸水十二支則東方寅卯木南方巳午
火西方申酉金北方亥子水中央辰戌丑未土而又有納
音之五行如甲子乙丑海中金甲乙不為木子不為水丑
不為土而總謂之金也丙寅丁卯爐中火寅卯不為木而
丙丁仍為火也此又別是一道理說見於三車一覽云甲
己子午數九乙庚丑未數八丙辛寅申數七丁壬卯酉數
六戊癸辰戌數五己亥二位數四甲子乙丑屬金者甲數
九子亦數九乙數八丑亦數八二箇九二箇八共成三十
四除五六三十數零有四數故納音屬金又如戊辰己巳
戊數五辰亦數五己數九巳數四共成二十三除五四二
十數零有三數是以納音屬木○旺相孤虛似是元亨利
貞之意先言孤虛者蓋由靜而動避害為先之義○兵
家論孤虛旺相大概如看命家所論不出五行而已

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

立兩句為柱下
文分兩邊自解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

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

夫音

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

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

蒙引此條申天時不如地利
就攻上說○顧麟士曰集注曠

日持久字
生值字妙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

孟子大全卷之四

公孫丑下

三

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革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為守也

趙氏

甲以革為之故函人為攻皮之工後世始用金曰鎧○雙
峯饒氏曰非謂可以全無天時地利但不知人和爾用兵
也要天時地利但人和為本人心不和雖有天時地利亦
不可取勝況時不時屬天利不利屬地人心不和則在
我而已在天地者難必在我者可恃通考石山金氏曰黃
牛皮者為犀甲青牛皮者為兕甲即今水牛皮也有穀曰粟
無穀曰米粟即穀也古人米與穀兼積米切用而易腐穀
氣全而可久緩急兼備後世軍儲獨以米故久即不可食
蒙引此條申地利不如人和就守上說○存疑蒙引曰
兵革米粟皆出於地利愚按晁錯籌邊策曰匈奴之長技
三中國之長技五可見兵革出於地利也枚乘諫吳王濞
曰轉粟西向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可見米

聖出於地利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域界限也

南軒張氏曰得道者順乎理而已舉措順理則人心悅服矣先王之所以致人而和者在此而極

夫多助之效至於天下順之其王也孰禦一失道則違拂人心心之所聯雖親亦疏也不亦孤且殆哉雖有新城深池誰與爲守○雙峯饒氏曰緊要在得道二字上○新安陳氏曰封疆山谿兵革皆末也不以不全以此也其本在得道而已○蒙引封疆山谿意不主地利言此段極言有國者當務得於人和也或說是謂得人和之本在於得道

孟子大全卷之四

公孫丑下

四

此說於理亦無害但未必其本意也蓋孟子曰得道者人和內便含有得道意不必再推一層再序一段也看故曰二字可知而其旨意又歸在下文以終所言之意也○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兵固是利華何以亦謂之利曰革之堅處亦是利此利字不專訓爲銳蓋切利之利也○得道大要在於用賢而愛民所謂貴德而尊士與施仁政於民也親戚者相親愛則相親愛○淺說天下順之順字只是悅而願歸之未便是歸多助正是人和○顧麟士曰親戚叛之親戚字重言不但一國天下順之天下字重亦不但一國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

新安陳氏曰此章言用兵在得人心得人心在得道得道以得人心則地利之險人爲之守天時之

善人爲之乘先王之守國家用天下本末具舉如此固以得道得人心爲本而亦不廢天時地利之末孟子見當時用兵者惟以天時地利爲務而不知以得道得人心爲本故發此論○淺說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叛自我之攻彼而言則是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仁者不可爲衆也自彼之敵我而言則是率子弟以攻父母而未有能濟者也○蒙引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此以人和言之言其無恃於地利更無拘於天時也○非惟天時之善人爲之乘地利之險人爲之守亦無假於天時之善地利之險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章內朝並音潮唯朝將之朝如字造七到反下同

孟子大全卷之四

公孫丑下

五

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孟子故孟子亦以疾辭也

問莫是齊王不合託疾否宋子曰未論託疾孟子之意只是說他不合來召爲其實

師有事則王自來見或自往見若王召之則有自尊之意故不往見在他國時諸侯無越境之理只得以待聘聘故賢者受其幣而往見之答陳代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此以在他國而言答萬章天子不召師而兄諸侯乎此以在其國而言○孟子於此處實師之位未嘗受祿非齊王所得臣也王不能見而乃召之既失禮矣其託疾又不誠若何而可往哉○新安陳氏曰王託疾以召孟子亦託疾以辭欲其稱也與孔子亦職陽貨之亡同意○顧麟士曰如通解作往謂往而就死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

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辭疾而出弔

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慶源輔氏曰孔子以疾辭孺悲而不見然又取

瑟而歌使之知其非疾所以警教孺悲也孟子以疾辭齊王而不往朝然又出弔東郭而使之知其非疾者所以警教齊王也此皆聖賢至誠應物而得乎時中之義也

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要平聲

孟子大全卷之四 公孫丑下 六

孟仲子趙氏以爲孟子之從去聲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

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

子令平聲勿歸而造朝以實己言新安陳氏曰王先託疾以召意本不誠今問疾醫來

虛文美意意亦非誠也仲子遂權辭促朝蒙引孟仲子之見亦景丑氏之見也甚矣知己之難也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

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

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

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

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惡平聲

同聲下

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歎辭也景丑所言敬

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慶源輔氏曰丑之說擊

敬君以親世俗之所知故曰敬之小孟子所言陳善閉邪

致君堯舜之敬敬君以心聖賢之所行故曰敬之大○西

山真氏曰景子但知聞命奔走爲敬其君不知以堯舜之

道告其君僕隸之臣唯唯承命外若敬其君然心實薄之

曰是何足與言仁義此不敬之大者也問存疑孟子辭疾

出乎是欲使齊王知其非疾使問醫來正可達齊王之機

也孟仲子乃權辭以對又使人要請造朝以實己言如此

彌縫則孟子一段意思竟不得達於齊王其心良亦苦矣

孟子大全卷之四 公孫丑下 七

故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蓋景子齊臣看其家欲使齊王知其非疾即前出弔之意也看來孟仲子全無見識與公孫丑都是一般人愚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孟子猶不得如意正爲是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者皆是人倫獨舉父子君臣者君臣一倫正是所論之事以父子一倫與並言也○淺說父慈子孝而相愛以恩君禮臣恭而相與以敬○存疑惡是何言也言謂我爲不敬王此言是何言也正以己非不敬王也遂言己之敬王○堯舜之道仁義而已故上

曰仁義下曰堯舜之道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

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夫音扶下同

禮曰父命呼唯以水反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屢官謂

朝並出禮記在外不俟車玉藻篇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

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存疑否非此之謂也言我謂子不敬王非不與言仁義之謂也禮

曰云云固將云云以是為不敬也○後說景子此言蓋以人臣之常禮律孟子而不知實師不與臣同也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

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

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

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與平聲慊

口尊反長上聲

孟子大全卷之四 公孫丑下

慊恨也少也或作嘽字書以為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為

心有所銜之義其為快為足為恨為少則因其事而所銜

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

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為言是或別有一

種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

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

乎宋子曰達尊之說達通也三者不相銜則各伸其尊而無所屈一或相值則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故朝廷之上以伊周之忠聖者老而祇奉嗣王左右焉子不敢以其齒德加焉至論輔世長民之任則太甲成王固拜手

稽首於伊周之前矣其迭為屈伸以致崇極之義不異於

孟子之言也故曰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惟可與權

者知之爵也齒也蓋有偶然而得之者是以其尊施於朝

廷者則不及於鄉黨施於鄉黨者則不及於朝廷而人之

敬之也亦或以貌而不以心惟德得於心充於身刑於家

推於鄉黨而達於朝廷者也曾子曰彼以其富其爵我以

吾義吾仁子思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孟子曰惡得

有其一以慢其二哉師弟子間意見之相合固如此○雙

孟子大全卷之四 公孫丑下

其意猶未甚顯故將大有為之君以下三條則意思明

白說出矣至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乎則圭角

盡露矣○引曾子之言既曰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

一道也則天下有達尊三以下當是解曾子所言之意蓋

曰朝廷莫如爵輔世長民莫如德便是仁義此所以不

嫌於彼也太意是如此○蒙引朝廷莫如爵故爵為一達

尊鄉黨莫如齒故齒為一達尊輔世長民莫如德故德為

一達尊三句所以申上爵齒德所以為天下之達尊耳非

是又添隨所在而致隆一意也若說隨所在而致隆則所

謂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者孟子於齊又豈有鄉黨之

分哉隨所在而致隆之說不是正議是議論詞○惡得有

其一以慢其二哉此句接上文當過文云夫天下三達尊

今齒德二者皆在我而齊王僅有爵耳惡得有其一以慢

其二哉只是以一二較多寡而為屈伸不復拘於朝廷鄉

黨與輔世長民矣尤見得朝廷莫如爵三句只是申明其

所以為天下之達尊而無隨所在而致隆之意○後說彼

以其富我以吾仁。仁則體無不具。用無不周。亦極天下之至富也。彼以其爵。我以吾義。義不屈於萬物之下。而當伸於萬物之上。亦極天下之至貴也。是彼非有餘而我非不足也。吾何謙於彼哉。○蒙引。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吾何謙乎哉。其詞只兩平。其意則重在仁義。蓋富爵之與仁義。自是抵對不遑。○輔世對御世者言。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王者便是御世者。名世便是輔世者。就人臣之分言。故不曰治世而曰輔世。長民長治也。君長之長。自天子至士大夫皆說。得長民非長育之長也。

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樂音洛

大有為之君大有作為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

孟子大全卷之四 公孫丑下

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也。為去聲

故耳。雙峯饒氏曰。不如是指謀焉則就之。○存疑。德以人

必有所不召之臣。非有是君則有是臣之說也。要主人君

言亦不必說君不召於臣。只把必有所不召之臣還他。猶

言必有所尊禮之臣云。其實不召乎臣。即便有所不召之臣也。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

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為臣任之也。雙峯饒氏曰。何處見

之臣相之也。觀尹之辭無所遜於湯。桓之於管一則曰仲

父二則曰仲父亦可見師之意。○存疑。湯之於伊尹。桓

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尊德樂道也。不勞而王伯者。足與大有為也。○淺說。學焉而後臣之。不必泥先後字及臣字。只是尊禮而且委任之耳。不是先之以為師了。然後以之為臣也。臣字不是卑之之詞。亦不重臣字。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好去聲

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己。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

己之所從學者也。存疑。地醜言無一人能辟土地。德齊言無一人能奮發有為。故曰莫能相尚。

好臣其所教。不好臣其所受教。於學焉而後臣者。異矣。此所以不足與有為而莫能相尚也。○蒙引。德齊之德。以所就功業言。李斯云。王者不却眾庶。故能成其德。

孟子大全卷之四 公孫丑下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

況不為管仲者乎。

不為管仲。孟子自謂也。慶源輔氏曰。不為管仲。孟子到此不得已而直言之。不如是則公孫

丑之徒終不足 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上聲賓師之位。非常

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問賓師如何。朱子曰。當時有所謂客卿是也。大槩尊禮之而不

居職任事。但召之則不往。○新安陳氏曰。此章見賓師不

日若當仕有官職。乃可以其官召之耳。 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責難陳善為敬。新安陳氏曰。恭見

走承順言之。敬存於中心。者故於責難陳善言之。 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

貴德尊士為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

南軒張氏曰孔子膳肉不至而去魯

不知者以為為肉知者以為為無禮皆非知孔子者孟子不朝而出乎不知者或以為要君知者則以為太甚矣公孫仲子以門人近屬猶不克知何怪於景丑乎將朝禮也聞王託疾之言而不往義也明日出而欲王深惟其故取瑟意也使仲子知孟子之心則告之曰昔者疾今日愈而出乎矣豈不正大而何必為是紛紛哉王託疾要賢邪志也孟子方引以當道可徇其邪志乎孟子知人皆可為堯舜故以堯舜事望玉若以僕僕共命為敬則僕妾服役之事耳孟子於公孫仲子告之不詳二子學者也欲其深省而自識於景子陳義明著如此景子大夫也庶幾其有以啓悟王心焉初不可召而後為卿於齊何也王始不能如湯之於伊尹猶望其感悟於終也賢者伸縮變化皆有深意存焉○慶源輔氏曰天地交而後萬物遂上下交而後德業成此自然之理也世衰道微君不知下賢惟知恃勢

孟子大全卷之四

公孫丑下

三

以驕賢者下不知自重惟知自屈以諂時君上日驕而下日諂上下之情扞格而不接德之與業渙散而無成天下日趨於亂而世俗猶以孟子為迂闊亦可悲矣○新安陳氏曰上下之交惟不苟合然後可合耳○蒙引天道下濟地道上行天地交而造化成人君常患於危而人臣常患其卑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

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

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百鎰

音也○蒙引重在非字上○夫子必居一於此矣謂不免於一不是也

孟子曰皆是也

皆適於義也

慶源輔氏曰陳臻則就事述校量孟子則以義禮斷制○存疑此章與孟子居鄉季任為任處守章一般以此看禹稷顏回同道益明白矣○蒙引主於義言故曰皆是不必說出皆是義也惟其皆適於義故得為皆是陳臻之問只有是字無義字

當在宋也子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子何為不受

贐徐刀反

贐送行者之禮也

當在薛也子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子何為不受

孟子大全卷之四

公孫丑下

三

之為去聲

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餽孟

子為兵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

有其辭則義可受矣○蒙引當時列國各有封疆之界一出薛之關則非薛之令所能行矣故薛君之於

孟子只得金為之兵備○顧麟士曰必以贐可受也為兵餽亦可受也曰餽贐曰聞戒辭而已矣似又不甚重○辭只說聞子有戒備不虞之心餽金意頗未出故又自補為兵一句○上曰餽贐可接受字此止曰聞戒不可接受字故補曰故為兵餽之然故為兵餽之自對行者必以贐句亦倒○蒙文法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

以貨取乎焉於度反

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上未有所處則無辭取聲

猶致也宋子曰取是羅致之意輕受之便是被他以貨賄籠絡下問處事是處物為義之處否曰是○南軒

張氏曰人於不當受而受其動於物固也當受不受亦是

窮物所動何則以其蔽於物而見物之大也聖賢從容不

迫惟義之安外物何有焉物有大小義之所在一耳○漸

安陳氏曰孟子辭受從容惟義之安陳臻欲辭則皆辭受

則皆受而不知隨事以酌其義固哉○蒙引處字一說是

孟子無所處一說是齊王之偶無所處然以上文子將有

遠行子有戒心照之則是孟子未有處也○存疑未有處

之處是處物為義之處凡事當於義是有所處若於義無

當是無處也今人作事必云處得停當可見處字意○以

貨與人而曰貨之者猶市廛取稅而曰廛也皆是死字作

活字用○蒙引兩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予通作唯當

貨字皆是活字慶源輔氏曰孟子於此無子尹氏併子言之

去於理而已者學者觀此非特可知辭與取之義亦可知

矣所子

孟子大全卷之四公孫丑下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曰而三失伍

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去上聲

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通考趙氏惠曰

知士戰士也伍行音杭列也去之殺之也師達說失伍就行

訓練即一不在伍亦未至於殺也○蒙引下邑屬邑也如

云管下○枝旁枝也如鎗只直刃而無旁枝論語謀動干

戈於邢內註戈戟

也以其一類也

孟子大全卷之四公孫丑下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

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上

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言此

乃王之失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為也雙峯饒氏曰凶年說

引溝壑溝長壑深皆有水者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

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

則距心之罪也為去聲死與之與平聲

孟子大全卷之四公孫丑下

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不

致其事而去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

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見音現為王

為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左傳莊公二十八年祭

先君之主曰都無日邑邑曰都日城周禮四縣孔大夫

為都四井為邑然宗廟所在雖邑曰都尊之也

孔大夫

姓也為王誦其語所以風曉王也

去聲 蒙引臣知五人焉知識也○為王誦之

此句記述之言非孟子曰為王誦之也若曰請為王誦之則可然下文須費辭○邑有先君之廟曰都蓋其邑嘗為先君所都後遷之他乃只為邑故猶有廟在而稱都也不然均是邑也何此有廟而彼獨無廟耶○語類曰看來古之王者嘗為都處便自有廟太王廟在岐文王廟在豐武王祭太王則于岐祭文王則于豐王朝步自周至于豐是自鎬至豐以告文王廟也又如晉獻公使申生祭于曲沃武公雖自曲沃入晉而其君之先廟則仍在曲沃○顧麟士曰為都治邑恐亦是大槩語邑有先君之廟曰都雖都字一解然不應執定以證此處也不然必如大全蒙引語類諸說何得齊先君廟遠有五處而一時治者皆孟子之所識耶○語類又云王之為都又恐是都鄙之都周禮四縣為都則朱子已不執定陳氏曰名賜字孟子一言邑有先君之廟曰都一句

孟子太全卷之四

公孫丑下

去

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興邦矣然而齊卒不得為

善國者豈非說而不釋從而不改故耶

慶源輔氏曰孟子一而言而齊之

君臣舉知其罪者理明辭達長於譬喻而能感發於人故也然齊之君臣雖知其罪而終不能改釋者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蓋原不曾有大底規模氣輕則多率多率則凡事說過便休都無那自訟自責之意如此則何緣會改○雲峯胡氏曰齊之君臣一時聞孟子之言皆知其罪天理之乍明也終於不改人欲制之也○蒙引陳氏曰孟子一言云云按悅不釋從不改意在齊王不必兼距心若釋而改之不得自專則致其事而去耳何關於齊之為善國也○孟子謂蚺蟲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

蚺音遲龜鳥花反為去聲與平聲

蚺蟲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為近似有理可以

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

去聲 通考趙氏惠曰

先後刑罰毋使罪麗於民一日誓用之軍旅二日誥用之會同三日禁用諸田役四日糾用諸國中五日憲用諸都鄙先後猶左右也

蚺蟲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

致猶還也

齊人曰所以為蚺蟲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

為去聲

諫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

蒙引孟子謂蚺蟲曰子之辭靈丘云云以言歟只是

孟子太全卷之四

公孫丑下

去

之諫及至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此乃蚺蟲自行其志也如何見得孟子為蚺蟲也曰不必如此蓋有言責者必言不得其言則去此自古士人去就之律令然也孟子使蚺蟲言既言時便是自如此擬斷了用則留不用則去豈復有餘法哉況孟子云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其意便是謂苟不得言便當去耳亦可見蚺蟲之去亦孟子之為之也

公都子以告

公都子孟子弟子也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

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

哉

官守以官為守者言責以言為責者綽綽寬貌裕寬意也

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

張氏曰孟子與平砥龜故得從容不迫陳善閉邪以俟王之改可徐處乎進退之宜也然卒致為臣而歸誠意備至啓告曲盡而王終莫悟則有去之而已然三宿出魯猶庶幾王之改終從容不迫也豈倖倖者能識之慶源輔氏曰距心有官守祗龜有言責龜雖未自以為罪然諫不行能去距心雖知其罪然如是而止不聞其能去也龜賢於距心矣雙峯饒氏曰餘裕是寬緩不迫之意賓師從容規規以漸而入如今朋友相似少焉不入亦當去但寬得些子不如那有官守言責者恁地逼迫不得其職不得其言則目下便著休或疑孔子不脫冕而行與孟子之說不同曰正是二般蓋孔子有去志久矣但去得不恁地逼迫後來膳肉不至方不脫冕而行且如衛靈公可謂無道然亦以賓禮待孔子故孔子在衛極多時後來却尹氏曰進因問陳明日遂行亦是久有去志因此遂行耳

孟子大全卷之四

公孫丑下

去

退久速當於理而已

又引其言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蓋天理人欲之幾最不可不辨當辭而辭是天理受即非矣可久而久是天理速即非矣如此則當於理不如此則涉於欲故惟聖人能審其幾焉蒙引我無官守云云此孟子最高處蓋自見王於崇退而有去志便商量此一着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驪為輔行王驪

朝暮見及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

蓋古孟反見音現

蓋齊下邑也王驪王嬖臣也輔行副使

去聲下同

也及往而還

也行事使事也

慶源輔氏曰使事謂弔祭之禮邦交之儀凡禮文制數皆是存疑事兼儀文器數

升降揖遜往來交際之類儀文也僅饒玉帛之類器數也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

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扶

王驪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

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

南軒張氏曰孟子雖為卿而實賓師也則夫禮

文制數固可付之於有司是王驪雖曰輔行然齊王之意特欲藉孟子以為重有司之事不敢以煩而驪則行之也

孟子大全卷之四

公孫丑下

去

孟子特統其大綱於上而驪則共其事於下若驪於事上之禮有失邦交之儀有曠則孟子固不免有言以正其事之失也彼既或治之未見有可正之事則亦烏用有言哉慶源輔氏曰夫既或治之正答公孫丑未嘗與之言行事一句孟子言使事有司既已治之而得其宜矣自不須更與王驪言也只此句便見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之意使有司不能治其事於禮儀制數有曠闕不齊整處而孟子固不與驪言而正之則非所謂不惡矣今有司既已能治辨其事而猶與之言則便有徇之之意而不可謂之嚴矣然自常情觀之孟子之不與驪言不以為惡之而不欲與之言則以為易之而不足與之言矣夫惡之而不欲與之言則隘易之而不足與之言則忽隘與忽孟子無是心也但言有司既已能治辨其事而不與之言則亦是順理之事而其中自有不惡而嚴之意耳故愚嘗謂君子之待小人有正己而無屈意有容德而無過禮惡惡之心雖不能無然亦不為已甚之疾也○新安陳氏曰君子以遠

小人不惡而嚴易逝卦大象傳文孟子於王雖不欲與言於弔公行子亦可見今答丑不過平平說所以不與言之意未始及也蓋欲使丑自悟耳○治之朱子以為有司南軒以為雖正是治之者○○纂黃氏洵饒曰孟子為卿於齊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易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人不惡而嚴程注曰遠小人之道者以惡聲厲色適足以致其怨怒惟在乎矜莊威嚴使知敬畏則自然遠矣○○索引前章註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下有問賓師如何朱子曰當時有所謂客卿是也○大槩尊禮之而不居職任事召之則不往今此為卿於齊難說全是客卿又後章註曰我前日為卿嘗辭十萬之祿則是實為卿但不受其祿以示齊王非利富貴耳若全說是客卿則不居職任事况可使為我出弔乎召之且不往况實使之乎不必全說是客卿但與他卿終是不同為不受祿也故又曰仕而不受祿就仕上見得不全是客卿不受祿上見得不全是齊卿○公孫丑此章之間與論語子奚不為政之問畧同孟子孔

孟子太金卷之四

公孫丑下

三

子當時皆有難顯言者皆是託詞以告之○大註有司公指王雖若是驪朱子何故又云有司且驪既號齊卿則又難以有司目之惟南軒以為驪是各自為說非解有司以為驪也○朱子是於或字生出有司字○存疑以子入太廟每事問觀之使事雖有人治亦不嫌問此云然者託詞爾

○孟子自齊葬於魯及於齊止於廬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

孟子仕於齊喪去聲母歸葬於魯廬齊南邑今泰山縣充虞孟

子弟子嘗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已通

以美太美也○蒙引董治董督也非自治也

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稱去聲

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槨稱之與棺相稱也

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為人觀視之美而已○直但也○慶源

喪親所以為之棺槨者蓋欲其堅厚以歷久遠而已非是欲為人觀視之美也蓋必如此然後於人心為盡耳盡於人心此一句須當自體之若後世之厚葬却只是欲為人觀美之故也○古者棺槨無度想只是過於厚觀易喪葬取之太過可見至周公制禮時始為七寸之制也棺七寸則槨亦七寸也○○雙峯饒氏曰周七寸只如今四寸許

孟子太金卷之四

公孫丑下

三

存疑古者棺槨無度一條是說先王之制以解木若以美之疑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條是說己所以美其木之意得之正指先王之制有財言力可為蓋制雖得為而財不足亦不能如制故並言之且比化者條是說用之正欲無使土親膚自盡其心也曰於人心獨無倣乎應上文然後盡於人心句曰盡於人心曰悅曰校都是一意此心必盡然後悅法制所不當得不能盡其心不悅也法制當得而財不足不能盡其心不悅也得之有財而用之無使土親膚然後悅此心始盡始悅倣即悅也

不得不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

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為有財言得之而又為有財

也或曰爲當作而

慶源輔氏曰不得得之汎說葬禮如重累之數牆嬰之飾既有定制則不可得

以爲悅非獨指棺槨而言也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倭乎

比必二反倭音改

比猶爲

去聲下同

也化者死者也倭快也言爲死者不使土親

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

蒙引無使土親膚即是

上文註中所謂堅厚久遠者其所以以此爲盡心以此爲悅者其歸在於無使土親膚而已○且比化者一條不是別一段意即上文然後盡於人心也盡得之爲有財而遂用之者正謂無使土親膚耳尋常說者泥着且字遂爲更端之語非矣且是發語辭其實一意相發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送終之禮所當得爲而不自盡是爲天下愛惜此物而

薄於吾親也

問不以天下儉其親朱子曰以猶爲也不爲天下惜棺槨之費而儉於其親也王氏中說

記太原府君之言一布被二十年不易曰無爲費天下也文意畧與此同○呂氏曰註云所當得爲而不自盡則便是倒行逆施不順理底於所厚者薄則無所不薄矣墨子之葬以薄爲道者即是此意○新安陳氏曰此章當味盡於人心及悅與倭字人子事親至葬而終凡附於身與棺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蓋不如是無以盡於吾心不爲悅不爲倭也必悅且倭然後於心爲盡不得爲而倭爲與可爲而不爲皆非盡於人心曰不得不可以爲悅則制不得爲者決不敢過曰得之有財何獨不然則力所能爲者亦何忍於不及厚所當厚而不儉於親無非天理也盡於人

心盡天理而已矣○蒙引此物二字不專指棺槨是泛說也且曰吾聞之即此一古語也安得知古語是爲棺槨說耶或兼生事葬祭耳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

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

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

何以異於是

伐與之與平聲下伐與殺與同夫音扶

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子之事見

形甸反下一節解見音同

前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

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爲官也士即從仕之人也

慶源輔氏曰沈同問

燕可伐否耳固不問以齊伐燕爲如何也若是以王命來問孟子必當詳告之不但曰可而已也○註云與者受者皆有罪謂不由其道妄取妄予如子噲子之之徒者由其道則三聖之授受乃先天而天弗違之事不可以罪言也○存疑沈同之問或以己意或齊王陰使之皆不可知然以下文彼然而伐之語觀之其事必成於孟子之言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

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

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

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

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

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史記

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說之誤○楊氏曰燕固可

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可之有

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咎孟子

之言則誤矣宋子曰孟子言伐燕處有四燕父子君臣如

此固有可伐之理然孟子不曾教齊不伐亦

不曾教齊必伐但曰惟天吏則可以伐之○或謂孟子於

沈同之問曷爲不盡其辭以告之曰沈同固非能伐燕者

且其以私來問又不言齊之將伐燕也則直以可伐之理

告之足矣若遂探其情而預設辭以伐之則是猜防險詖

之私爾豈所謂聖賢之心哉且齊雖無道若能拯燕之遺

民於水火之中而無殺戮繫累之暴則其伐之也亦何爲

而不可哉○變峯饒氏曰惟士師則可以殺有罪之人泛

泛如何可以擅殺惟天吏可以伐無道之國諸侯如何可

以擅相征伐天吏天所命者士師君所命者天吏以其有

道故天命之征伐如湯武是也沈同安曉此理但知人之

可伐而不知己之不可伐人固存疑末也只作未曾說案

引謂未有其機故曰未也而不曰無之非是○蒙引今有

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兩人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爲王

則曰宣王曰此但言王曰疑是湣王

也蓋著書時湣王未卒無諡可稱也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

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

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况於王乎賈

請見而解之惡監皆平聲

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

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

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陳賈意

只要坐不智與周公故下文又云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

與曰不知也賈斷曉不是知其將畔而使之亦斷曉得孟

子不以爲是知

其將畔而使之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

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

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

宜乎與字平聲

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

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處上聲下同

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